

唐子西曰：古人建都邑，立室家，未有不擇地者。如書達觀新邑，營下瀝澗之東西，詩升虛望楚，降觀于桑，度其隰原，觀其流，蓋自三代時已然矣。今凡通都會府，山水固皆翕聚，至於百家之邑，十室之市，亦必倚山帶溪，氣象回合，若風氣虧疏，山水飛走，則必無人煙起聚，是誠不可不擇也。乃若葬者，藏也，藏者，欲人之不得見也。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，乃孝子慈孫之心，謹重親之遺體，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。借曰精擇，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，草木茂盛，使親之遺體得安耳。豈藉此以求福利乎？郭璞謂本體乘氣，遺體受蔭，夫銅山西崩，靈鐘東應，木花於山，栗牙於室，此皆生氣相感也。若死者豈能與生者相感，以致禍福耶？世人惑其說，有十數年不葬親者，有既葬而扣之，至三至四者，有因地致訟，棺未入土，而家已蕭條者，有骨肉他爲仇讐者，皆璞之書爲之也。且人生貧富貴賤，天壽謂之天命，不可改也。如璞之說，上帝之命，反制於一杯之土矣。楊誠齋嘗言：璞宜妙選吉地，以福其身，利其子孫，乃身不免刑戮，而子孫卒以衰微，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，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，而尊信之，不亦惑乎？今之術者言墳墓若在席帽山，子孫必爲侍從官，蓋以待從重戴故也。然唐時席帽，乃舉子所戴，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。本朝都大梁，地勢平曠，每風起則塵砂撲面，故侍從跨馬，許重戴以障塵，夫自有宇宙，則有此山，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？近時京丞相仲遠，豫章人也，掘起寒微，祖父皆火化，無墳墓，每寒食則野祭而已，是豈因風水而貴哉。

〔吾妻鏡脫漏〕嘉祿元年十月廿日丁未，相州○北條義時武州○北條泰時等令參會給御所地事，重有御沙汰，可決卜筮之由云々，仍國道朝臣以下七人被召，陰陽師以法華堂下爲初一，以若宮大路爲第二，而兩所之間，可被用何地哉之由，可占申之旨，被仰舍之處，國道朝臣申云：可被引移御所於他方之由，當道勘申畢，然於一二御占，若可付第一之趣，有占文者，申狀既似有兩樣歟，難及一二之御占云云。珍譽法眼申云：法華堂前御地，不可然之處也。西方岳上，安右幕下御廟，其親墓高而居下，子孫無之由，見本文。幕下御子孫不御座，忽令符合歟，若宮大路者，四神相應勝地也。西大道南行，東有河，北有鶴岳，南湛海水。